半夜三点，我接到男友他妈的电话。

“小许，我儿子说你今天做的糖醋排骨，糖放多了，他血糖高。”

我强忍着怒气解释：“阿姨，那是他自己要我多放点的。”

过了半个小时，她又打来电话。

“你明天别穿那条红裙子了，我儿子属牛，红色冲撞他。”

眼皮都快要睁不开的我，胡乱应下。

几分钟后，手机又响了。

“还有，我儿子睡觉喜欢绝对安静，你的呼吸声有点大。”

我忍无可忍，直接挂断电话。

结果第二天，我那个三孝好男友蹲在我面前，递上一份他妈制定的恋爱规则，上面罗列了100多条。

1

“悠悠，你看一下，妈也是为了我们好。”

江浩然把那几张打印纸推到我面前，笑得一脸讨好。

我看着这份名为《新时代好媳妇行为准则》的东西，气得手都在抖。

“吃饭不许发出声音，咀嚼必须超过30下？”

“给江浩然盛饭要用专用的碗，并且要先用开水烫一遍？”

“早上六点必须起床准备早餐，晚上十点后不许使用电子产品？”

我每念一条，火气就往上窜一分。

“江浩然，你这是找女朋友，还是找个24小时住家保姆？”

江浩然握住我的手，软声细语哄我。

“悠悠，我妈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思想比较传统。”

“她说你只要能做到这些，她就同意我们年底结婚。”

结婚？

我看他一脸憧憬未来的样子，仿佛这100多条不平等的条约，是通往幸福的阶梯。

我抽出手：“如果我做不到呢？”

江浩然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。

“怎么会做不到呢？都是些小事。你爱我，为我做点改变，不应该吗？”

又是这套说辞。

“我为你改变，谁为我改变？你妈嫌我呼吸声大，我是不是得把自己憋死？”

“悠悠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妈？”江浩然皱起眉头，“她只是睡眠浅，你呼吸声确实有点……我们买个呼吸贴就好了。”

我看着他理所当然的样子，一口气堵在胸口。

我们谈了两年恋爱，他一直对我很好，温柔体贴，随叫随到。

我以为我们能走到最后。

直到他第一次带我见他妈刘兰，我才发现，他的温柔体贴，在他妈面前都不堪一击。

“悠悠，就试一周，好不好？”江浩然开始撒娇，“就当是为了我。”

看着他那张我曾经深爱的脸，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。

事实证明，退让一次，就会有无数次。

第二天早上六点，刘兰的夺命连环call准时响起。

“小许，起床做饭了，浩然每天七点半要出门。你要提前养成习惯！”

我顶着黑眼圈，按照她的要求做了四菜一汤的早餐。

刚把菜端上桌，江浩然的视频电话就打了过来，刘兰顶着那张刻薄的脸命令道：

“拍一下你今天的衣服我看看。”

我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。

“太不像话了！换掉！公司里都是男人，穿得这么花枝招展的是想勾引谁？换那件灰色的衬衫和黑裤子。”

我看着衣柜里那套她上次硬塞给我的，土得掉渣的衣服，忍着火。

“阿姨，我们公司对着装没要求。”

“我说话你听不懂吗？让你换就换！江浩然，她不听话，你看怎么办！”

视频那头的江浩然立刻附和：“悠悠，快换吧，妈是为了你好，免得你在外面招惹是非。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关掉视频，把手机扔在沙发上。

这日子，没法过了。

2

我最终还是没换那身衣服，直接去了公司。

一整天，手机都在疯狂震动。

全是刘兰和江浩然的未接来电和信息轰炸。

【反了你了！连我的话都敢不听了！】

【小许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】

【悠悠，你为什么这么不懂事？我妈都气病了，你赶紧跟她道个歉。】

我看着这些信息，超级无语。

下班回到我和江浩然一起租的公寓，刚到门口，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饭菜味。

我掏出钥匙，却发现根本插不进锁孔。

门锁被换了。

我敲了敲门，开门的竟然是刘兰。

她穿着我的拖鞋，系着我的围裙，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我。

“还知道回来？在外面野够了？”

我越过她，看到江浩然正坐在沙发上打游戏，而我们的公寓里，多出了好几个大行李箱。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刘兰白了我一眼，走进厨房。

“我儿子说你连个早饭都做不好，生活习惯也差，我搬过来教教你规矩。”

“谁同意你搬过来的？这是我租的房子！”

我每个月付八千的房租，江浩然只是象征性地承担水电费。

江浩然这时才放下手机，走过来揽住我。

“悠悠，别生气。我妈也是一番好心，她厨艺那么好，以后你就有口福了。”

“而且她还能帮我们打扫卫生，你不是总喊累吗？”

我甩开他的手：“我喊累，是因为我白天要上班，晚上回来还要给你当保姆！”

刘兰端着一盘菜从厨房出来，重重地放在餐桌上。

“说什么呢？女人做家务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我家浩然在外面挣钱养家，你在家享福，做点事怎么了？”

江浩然一个月工资七千，我两万。

到底谁在养家？

“阿姨，请你带着你的东西，立刻从我家出去。”我指着门口，声音冰冷。

刘兰把围裙一摔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！江浩然，你看看她！还没进门呢，就想把我这个婆婆赶出去！以后还得了？”

江浩然脸也拉下来了。

“徐悠悠，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？她是我妈！你必须尊重她！”

“她尊重我了吗？”我红着眼，“她换我门锁，乱动我东西，这叫尊重？”

“我那是帮你收拾！不知好歹！”刘兰理直气壮，

“你那些零食，都是垃圾食品，我帮你扔了。还有你那些暴露的衣服，我也帮你处理了，女孩子家家的，要懂得检点！别穿的不三不四的。”

我冲进卧室，打开衣柜。

里面空了一大半。

我最喜欢的几条裙子，我生日时自己买的真丝睡衣，全都不见了。

连我放在床头柜里的相册，都被翻得乱七八糟。

一张我和大学男同学的合照被抽了出来，扔在地上。

刘兰跟了进来，指着照片。

“哟，这是谁啊？看着挺亲密啊。浩然，你可得看紧点，别被人戴了绿帽子都不知道。”

“阿姨！那是我大学同学，毕业照而已！”

江浩然也看到了，拉个脸。

“徐悠悠，你为什么还留着跟别的男人的合照？”

3

那天晚上，我们大吵一架。

最后，想到这两年他对我的温柔体贴，我再次妥协了。

我告诉自己，再忍一个月。

等这个月过去，无论如何都要让刘兰搬走。

刘兰住下后，我的生活彻底变成了地狱。

早上六点，她会准时冲进我的房间，一把掀开我的被子。

“都几点了还睡！太阳都晒屁股了！快起来给浩然做饭！”

我去洗手间，她会掐着秒表在门口催。

“磨蹭啥呢！刷牙洗脸必须在三分钟内完成！水龙头开小点，浪费水不要钱啊？”

饭桌上，我夹了一块红烧肉，她立刻把我的筷子打掉。

“吃什么肉！一身的肥膘还吃！我家浩然工作那么辛苦，好东西要留给他吃！”

她把一整盘肉都端到江浩然面前，然后夹了一筷子青菜扔进我碗里。

“吃这个，刮刮你的油水！”

江浩然埋头吃饭，仿佛什么都没看见。

晚上，我加班到九点才回家。

刚进门，刘兰就指着我的鼻子骂。

“这么晚回来，去哪鬼混了？一个女人家，不知道早点回家吗？”

“我加班。”

“加班？我看是跟哪个野男人约会去了吧！”她说着，就来抢我的包，“手机拿来我看看！”

“你凭什么看我手机！”

我死死护住包，和她推搡起来。

“够了！”江浩然吼了一声。

我以为他会向着我，没想到居然是对我吼的。

“徐悠悠，你就不能让我妈省点心吗？她身体不好，你非要气她是不是？”

我看着他，觉得好陌生。

“江浩然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到底是谁在无理取闹？”

“我妈说的都是为了你好！你怎么就是不明白？”

那天，我第一次有了分手的念头。

周末，我最好的朋友林悦来看我。

我提前跟江浩然打过招呼，让他提醒刘兰注意点。

结果林悦一进门，刘兰就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，阴阳怪气地说：

“哟，这就是你那个朋友啊？穿得花里胡哨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。”

林悦当场就变了脸。

我赶紧把林悦拉到我房间，关上了门。

“悠悠，这老巫婆谁啊？”

“江浩然他妈。”我无奈地叹口气。

“她凭什么这么说我？她算哪根葱！还有，她怎么住你这了？”

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跟林悦说了一遍。

林悦气得就要冲出去干仗，被我拉住了。

“算了，她就住这一个月。”

“一个月？一天我都忍不了！悠悠，这种男人和他妈，你还留着过年啊？赶紧分！恋爱脑是病，得治！”

这时，房门被敲响。

是江浩然。

他脸色很难看：“徐悠悠，你出来一下。”

我跟着他走到客厅，刘兰正坐在沙发上，一副审问的架势。

“江浩然都跟我说了，你那个朋友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以后不准再跟她来往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就凭她教唆你跟我儿子分手！这种盼着你不好的人，留着干什么？断了！马上就断了！”

我看向江浩然，他躲开了我的视线。

“江浩然，你也这么觉得？”

他沉默了半晌，才小声说：“悠悠，我妈……她也是为了我们好。林悦她说话是有点……”

后面的话他没说，但我懂了。

在他们母子眼里，任何让我产生反抗意识的人，都是坏人。

那天，林悦走后，给我发了条信息。

【悠悠，我给你叫了个搬家公司，明天就搬出来吧，先住我那。钱不够我这有。】

我看着信息，犹豫了。

两年的感情，真的要这么放弃吗？

也许，江浩然会改呢？

4.

让我彻底死心的，是我的生日。

那天是我二十六岁的生日，也是我们公司一年一度的年会。

我特意挑了一件早就看好的星空蓝晚礼服，还预约了化妆师。

刘兰看到后，直接把那件礼服抢了过去。

“穿这个？你想干什么？年会那么多人，还有你们领导，你穿成这样，是想勾引谁？还要不要脸。”

她从自己带来的行李箱里，翻出一条暗红色、款式老旧的连衣裙扔给我。

“穿这个！喜庆，长辈都喜欢。”

我看着那条裙子，感觉我奶奶穿都嫌老气。

“我不穿。”

“你说不穿就不穿？由不得你！”刘兰叉着腰，“今天你要是敢穿那件狐狸精的衣服出门，我就要你好看！”

江浩然在一旁劝我：“悠悠，就当是为了我，好不好？就是一件衣服而已，别惹妈生气了。”

又是这句话。

为了他，我就要放弃自己的喜好，放弃自己的尊严吗？

我没有理会他们，换上了我的礼服，化了精致的妆，准备出门。

刘兰和江浩然堵在门口。

“徐悠悠，你非要跟我对着干是吧？”刘兰气得浑身发抖。

“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我们就分手！”江浩然也撂下狠话。

我看着他们，突然笑了。

“好啊，分就分！谁不分谁是孙子！”

说完，我推开他们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刘兰再身后尖叫：”没教养的东西！你给我等着！别后悔！“

我以为他们只是放放狠话。

没想到，他们竟然跟到了年会现场。

我正和我们部门总监谈笑风生，刘兰突然冲了过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骂。

“好你个小狐狸精！穿得这么风骚，在这里勾搭男人！你对得起我家浩然吗？”

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，我成了焦点。

总监的脸色变得很尴尬。

我气得浑身发抖：“你胡说什么！”

“我胡说？你看你穿的这身衣服，布料这么少！还有你旁边这个老男人，是谁？是不是他给你买的？”

刘兰说着，竟然伸手来撕我的裙子。

我尖叫着后退，总监也连忙拦住她。

“这位大妈，请你放尊重一点！”

江浩然也跟了过来，但他不去拉他妈，反而来抓我的手。

还一脸的愤怒。

“徐悠悠！你看你干的好事！还不快跟我妈道歉！”

道歉？

我看着他，感觉自己以前真是瞎了眼。

周围的同事开始指指点点。

羞耻、愤怒、绝望，各种情绪在我心里翻涌。

我看着江浩然紧紧抓着我手腕的手，又看了看他和他母亲那两张写满理所当然的脸。

这两年来的一幕幕，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闪过。

深吸一口气，再睁眼我一根根掰开他攥着我的手指。

“道歉？”

我嗤笑。

“江浩然，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按你妈的规矩来吗？”

“好啊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换个玩法。”

“玩我的规矩。”【付费点】

5

说完我没再看他们一眼。

走到总监面前，深深鞠了一躬。

“王总，抱歉，家里出了点事，我先失陪了。”

王总通情达理地点点头：“去吧，好好处理。”

我挺直背脊，在全场瞩目下走出宴会厅。

身后传来江浩然和刘兰的叫喊声，我全当放屁。

打车去了一家五星级酒店，开了间套房。

泡在浴缸里，我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。

手机从我离开宴会厅开始就响个不停，我直接开了飞行模式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联系了林悦给我推荐的那个搬家公司。

然后给房东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我要换锁。

房东很爽快地同意了，毕竟我是个从不拖欠房租的好租客。

等我带着换锁师傅和搬家工人回到公寓时，江浩然和刘兰竟然不在。

也好，省得麻烦。

我指挥着工人，把所有不属于我的东西，主要是江浩然和刘兰的衣物用品，全部打包扔进了箱子里。

他们带来的东西不多，三个大箱子就装完了。

换完锁，我把那三个箱子整整齐齐地码在门口。

然后拍了张照片，发给了江浩然。

附言：【分手。东西放门口了，限你一小时内来取走，否则我就当垃圾处理了。】

不到二十分钟，江浩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

我挂断，他再打，我再挂。

最后，他换了个号码。

我接了。

“徐悠悠！你什么意思！你把锁换了？你还把我和我妈的东西都扔出来了？”电话那头，江浩然气急败败的咆哮。

“字面意思。”我的声音很平静，“我们分手了，请你带着你妈，从我的世界里滚出去。”

“你凭什么！房子是我们一起租的！”

“房租是我付的，合同上是我的名字。从法律上讲，我有权让你滚蛋。”

“徐悠悠，你够狠，你别后悔！”

“我最后悔的，就是认识你。”

说完，我挂了电话，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

世界清静了。

我把公寓里所有沾染上他们气息的东西都扔了。

床单，被套，拖鞋，毛巾……

然后叫了个保洁，把整个屋子彻彻底底打扫了一遍。

看着焕然一新的家，我心情舒畅。

6

第二天我去上班，刚到公司楼下，就看到刘兰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旁边还放着那三个行李箱。

她一看到我，就冲了过来，一把抱住我的腿，开始嚎啕大哭。

“天杀的啊！这个没良心的女人啊！我儿子对你那么好，你现在发达了，就要抛弃他，还把我们孤儿寡母赶出家门啊！”

大厅里人来人往，瞬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。

保安想上来拉她，她就跟个泼妇一样又抓又挠。

“你们别碰我！我今天就要在这里说理！让大家看看，这个女人心肠有多歹毒！”

我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江浩然也从旁边冲出来，一脸悲痛地看着我。

“悠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别赶我们走，我妈年纪大了，她经不起折腾。”

他演得声泪俱下，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对我指指点点。

“这姑娘看着挺漂亮的，怎么心这么狠？”

“就是啊，把对象和他妈都赶出来了，太不像话了。”

“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是……”

我冷冷地看着他们母子俩表演。

“江浩然，你们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”

“你报啊！”刘兰撒泼打滚，“让警察来评评理，看看到底是谁的错！”

我拿出手机，正准备拨打110，公司的人事经理下来了。

“徐悠悠，怎么回事？王总让你上去一趟。”

我跟着人事经理上了楼，进了王总的办公室。

王总就是昨晚年会上那位总监。

他脸色不太好：“小许，楼下那两位，你男朋友和他母亲……”

“前男友。”我及时纠正道。

“他们已经在这里闹了一早上了，对公司影响很不好。”

王总揉了揉太阳穴，“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公司是办公的地方，你看能不能……私下解决？”

我明白他的意思。

他是怕事情闹大，影响公司声誉。

“王总，我会尽快处理的。”

从王总办公室出来，我直接去了监控室。

我要了公司大厅的监控录像。

然后，我当着所有围观同事的面，平静地对江浩然说：

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带着你妈，马上消失。否则，我会把你们昨天在年会上，以及今天在这里闹事的视频，全都发到网上去。”

“到时候，丢人的可不止是我。”

江浩然脸色发白。

刘兰还想说什么，被江浩然一把拉住。

他恶狠狠瞪我一眼，拖着他妈和行李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终于消停了。

但我的麻烦，却没有结束。

他们开始无休止地骚扰我。

半夜换不同的号码打电话，发恐吓短信。

甚至找到了我父母家的老地址，去那里闹。

幸好我爸妈早就搬家了，不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。

我换了手机号，以为能清静几天。

结果，我在公司收到了一个匿名的快递。

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只死老鼠，和一张纸条。

上面用红笔写着：【贱人，不得好死。】

我吓得把盒子扔在地上，浑身冰冷。

7

我没有报警。

我需要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

那天晚上，我破天荒地给我爸打了个电话。

我爸许建军，是个很低调的商人。

他一直觉得女孩子没必要那么拼，所以在我大学毕业后，就想让我回家继承家业。

是我自己坚持要出来闯一闯，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。

他拗不过我，就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自己去玩。

但他有个条件，不准对外透露我们的关系。

“爸。”

电话那头传来我爸沉稳的声音：“悠悠？怎么想起给爸打电话了？”

“爸，我被人欺负了。”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。

“悠悠，你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公寓。”

“把地址发给我。还有，那个男的和他妈叫什么，在哪个公司上班，所有信息，都发给我。”

“爸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的女儿，不是谁都能欺负的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把江浩然和刘兰的所有信息都整理成文档，发过去。

我知道，我爸要出手了。

他或许平时看着温和，但商场如战场，能坐到今天的位置，他的手段，绝不是江浩然那种小角色能想象的。

果然，第二天就出事了。

林悦给我打来电话，幸灾乐祸道。

“悠悠！大快人心的消息！你知道吗？江浩然被他们公司开除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听说他们公司最大的客户，就是那个鼎鼎有名的盛华集团，突然撤资了，指名道姓说是因为江浩然品行不端，影响了他们公司的形象。他们老板为了不得罪盛华，当天就把江浩然给开了！”

盛华集团。

那是我爸一手创办的公司。

8.

江浩然被开除后，彻底慌了。

他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，发信息，内容从威胁变成了哀求。

【悠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】

【求求你，跟你们公司王总说一声，那是我误会了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！】

【都是我妈的错，是我没管好她，我跟她断绝关系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】

我一条都没回。

自作自受。

接下来，轮到刘兰了。

刘兰最大的爱好，就是在她的那些老姐妹和邻居面前炫耀。

炫耀她儿子多么有出息，找了个多好的女朋友，马上就要在市中心买大平层，接她去享福了。

我花钱找人，把之前刘兰在年会和公司大厅撒泼的视频，以及那份《新时代好媳妇行为准则》，匿名发给了她所有的朋友和社区群。

我还特意附上了一段文字，详细描述了她是如何虐待“准儿媳”的。

一夜之间，刘兰就成了她们那个圈子里的名人。

以前对她阿谀奉承的老姐妹，现在看到她都绕着走。

背后都在戳着她的脊梁骨骂。

“真没看出来，平时人模人样的，心这么毒！”

“就是，对人家姑娘那么刻薄，还想住大平层？做梦吧！”

“儿子工作都丢了，我看他们娘俩以后怎么过！”

刘兰受不了这种指指点点，跟人吵了几架，名声更臭了。

她们租住的那个小区的房东，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些事，嫌他们晦气，直接找借口把他们赶了出去。

工作没了，住的地方也没了。

江浩然想再找工作，却发现根本没有公司要他。

他那个行业圈子不大，他品行不端得罪了大客户被开除的事情，早就传遍了。

他们彻底山穷水尽了。

这期间，我爸来看过我一次。

给我带了我最爱吃的蟹粉小笼包。

看着我吃完，他才放心地走了。

9.

又过了一周。

我以为江浩然和刘兰会就此罢休，滚出我的生活。

但我还是低估了他们的无耻。

那天我下班，在公寓楼下，再次看到了他们。

和上次的嚣张跋扈不同，这次他们俩形容枯槁，看上去像老了十岁。

看到我，他们像看到救星一样扑了过来。

“悠悠！”江浩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眼睛通红。

我嫌恶地甩开他。

刘兰扑通一声，直接跪在了我面前。

“悠悠，不，许小姐，许奶奶！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！是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！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！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啪啪地扇自己的耳光。

“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鬼迷了心窍，我不该那么对你！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！”

周围有邻居路过，好奇地看着我们。

我侧身避开，不想再跟他们纠缠。

“你们想怎么样？”

“求求你，让你……让你爸收手吧！”江浩然声音颤抖，“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！你让我们做什么都行！”

原来他们已经知道了。

也对，盛华集团那么大的动作，他们只要稍微打听一下，就能猜到背后是谁。

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

“你们骚扰我，威胁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”

“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错了！”刘兰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抱着我的小腿不放，

“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，我们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，钱也花光了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一辆黑色的宾利停在我身边。

车窗降下，我爸不怒自威。

“悠悠，上车。”

江浩然和刘兰看到我爸，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瞬间僵在原地。

尤其是江浩然，他脸色惨白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他在财经杂志上，见过我爸的照片。

也终于明白，他招惹的，是一个他连仰望资格都没有的存在。

我拉开车门，坐了进去。

车子启动前，我降下车窗，看着地上那两个绝望的人。

“我的规矩很简单。”

“离我远点，永远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”

10.

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回家的路上。

我爸递给我一瓶水。

“都解决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以后再遇到这种事，第一时间告诉爸爸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我靠在他肩膀上。

原来有家人当靠山的感觉，是这么好。

后来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江浩然和刘兰。

我听林悦说，他们回了老家。

好像是一个偏远的小县城。

他们想攀附权贵，想走捷径，却不知道，命运所有的馈赠，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

踩着别人的尊严往上爬，最终只会被摔得更惨。

我的生活回到正轨。

王总因为我家的关系，对我愈发客气。

但我不想靠家里。

半年后，我递交了辞职信。

我用我爸给我的那笔启动资金，和林悦合伙开了一家小小的画廊。

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。

又过了一年，在一个画展上，我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男人。

他是个策展人，温文尔雅，很有才华。

我们很聊得来。

他追了我很久。

在我答应他之前，我把他带回了家，正式介绍给我爸。

我爸看着他，问了一个问题。

“如果有一天，我女儿的呼吸声吵到你了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
男人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

他握住我的手，认真地看着我爸的眼睛。

“叔叔，如果她的呼吸声会吵到我，那我就努力让自己的心跳声，和她的呼吸，保持同一个频率。”

我爸笑了。

我也笑了。